

## 取材邸报,逐利营销

——论明代书坊主作家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的小说编创及出版

顾克勇

(浙江理工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陆云龙、陆人龙兄弟是晚明杭州书坊峥霄馆主人,是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生平资料可考的书坊主,他们直接参与小说的编创、评点、刊刻全过程。陆氏兄弟利用邸报编创通俗小说,快速成书,借邸报羽翼信史,标榜写实。为了让书籍畅销,陆氏兄弟通过插图、评点推扩销售,占有市场,谋取商业利润。陆氏书坊还用征文获取小说材料,在杭州、南京两地跨地域连锁营销,这些罕见现象以前未被学界关注。

**关键词:**陆云龙;陆人龙;书坊主;邸报;编创;出版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2-0031-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2.007

###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Fiction by Lu Yunlong and Lu Renlong in Ming Dynasty

GU Key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0018)

**Abstract:** The brothers Lu Yunlong and Lu Renlong were the owners of a bookshop in Hangzho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ose live-times can be found in the fictional history and they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fictional compilation, comment and publication. Their popular fictions were quickly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the official bulletin. For well selling, they promoted their books and gained the commercial profit with relative illustrations and comment. However, their success has not been paid more academic attention such as soliciting materials for fictions and chain selling both in Hangzhou and Nanjing etc.

**Key words:** Lu Yunlong; Lu Renlong; owner of bookshop; official bulletin; compilation; publication

中国明代通俗小说史上有过书坊主干预小说创作的现象,如熊大木、余象斗、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等下层文人为获取最大商业利润,直接参与通俗小说编创。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江南的通俗小说的出版也成为带来商业利润的行业发展起来。许多落第文人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为了谋生,加入了这个潮流。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江浙的出版商“表现出了更多的敏感与更高的热情”。<sup>[1]</sup>杭州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的小说编创刊刻有其鲜明特色。陆云龙兄弟的书坊名为“峥霄馆”,除了刊刻《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翠娱阁近言》等少量诗文集,其主要精力还是

刊刻了《型世言》《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禅真后史》等通俗小说。<sup>[2]</sup>其中,《型世言》在国内重新问世后在古代小说研究界引起轰动,有人将其与“三言”“二拍”相并提。陆氏兄弟还是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评点的书坊主,他们直接对其编创刊刻的小说进行了评点。<sup>[3]</sup>现据陆云龙之子陆敏树所作《陆蜕庵先生家传》,陆云龙的生卒年份及生平可得到确切考证。作为下层通俗文人,陆云龙身世资料丰富翔实,且有诗文集《翠娱阁近言》作品传世,这在明清小说家中是罕见的。通过陆氏兄弟书坊主的个案分析,一叶知秋,有助于帮助我们

收稿日期:2017-0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邸报与明清文学关系研究”(11CZW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顾克勇(1973—),男,山东邹城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小说传播研究。

深入地考察书坊主编出版现象。

### 一、取材邸报

陆云龙的生平资料较为翔实,但其弟陆人龙因连秀才也没考上,资料较少。陆云龙科举不畅,童子试屡次失利,老大被补为秀才,后考举人连连铩羽,“终困场屋”。陆云龙科考失利后,还给李清、王勉斋、沈宸荃等人做过幕僚,“为诸公草章疏”,“时时出入京师”<sup>[4]2</sup>,替沈宸荃作“责难三疏”,获得沈氏首肯。沈宸荃曾任御史一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说:“秀才有上御史之书,御史有拜秀才之牍。”所言应是陆云龙和沈宸荃书信来往之事。陆云龙还和车驾主事成潜民及王辅哉等人有交往,并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与信赖。众多官僚中,大理寺左丞李清与陆云龙的关系最为熟稔,他们两人交往长达三十年。李清还为陆氏刊刻《明文奇艳》提供过家书。陆云龙对李清则以“师”相称。明清鼎革之变时,李清邀请陆云龙到自己家乡兴化昭阳,以避战乱,两人毗邻而居。李清视陆云龙为心腹,“内外事咸推必相谏”<sup>[4]2</sup>。陆云龙的幕僚生涯以及他与官宦的交往则为他大量阅读邸报提供了可能,方便于陆氏兄弟的通俗小说编创,其小说编创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 (一)取材邸报时事,快速成书

明朝晚期各种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安。下层小说家对当时朝政极为关注,把记载于邸报的各种时政题材,如获至宝,都纳入他们的创作视野之中,陆云龙兄弟则是其中一例。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谴责魏忠贤专政,陆人龙的《辽海丹忠录》称颂毛文龙在皮岛与后金作战,都是直接取材于邸报;描写世情的《型世言》也多取材当朝甚至当代,真实地反映明代的现实社会。

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的小说类似于当今的纪实报告文学,其创作距书中记载事件的时间很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辽海丹忠录》的刊刻距书中最晚纪事都只有数月。《型世言》成书时距书中最晚纪事也只有三年。另外,陆氏兄弟都是快速成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最多用了九个月,十六万字的《辽海丹忠录》最多用了十一个月,四十万字的《型世言》最多用了一年的时间。

陆氏小说记载时事,快速成书得助于明代邸报

这一重要媒介。明代邸报所载的主要内容是皇帝诏书、大臣奏章、军事信息、官员动态,余继登在其《典故纪闻》道:“章奏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sup>[5]</sup>此时,邸报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行体系。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官府默许了商人抄录邸报,翻印出版,这也有利于政令广泛地传播。通政司一皇帝一内阁一六科,经由各级官员层层抄录、传阅以及民间抄报行的发抄,使得广大官员、知识分子、商贾皆有机会获得邸报。到了崇祯年间,有的书坊开始用木活字印刷邸报,虽然不是广泛运用,但也推广了邸报传播。邸报的广泛传播给下层文人创作的时事题材小说提供了主要素材。《皇明中兴圣烈传》的作者西湖野臣在书序中坦言此书是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近报丛谭平虏传》的作者吟啸主人由于看到邸报所记后金战事,使其产生创作激情去敷演此书,为明朝的皇帝及将领歌功颂德。虽然其中夹杂俚俗传闻,但其创作和邸报相同步,几乎是前线军情解说,以至于小说的进展取决于邸报,当新邸报未到时,只好暂时搁笔,停止创作,“阅邸报再详”<sup>[6]</sup>。陆云龙兄弟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与《近报丛谭平虏传》《皇明中兴圣烈传》同属明末时事小说,他们也是通过阅读邸报进行编创的。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虽只写天启魏忠贤之事,但在“凡例”中言,看过万历、泰昌、天启的邸报“不下丈许。”数量之多,可谓惊人。据笔者统计,《辽海丹忠录》中有五处标明材料来源自邸报或塘报<sup>[7]</sup>。据尹韵公先生统计,明代邸报最主要的内容是官员们发表政治见解的奏章和参劾同僚疏本。其中,军事报道的数量居于宦海浮沉的报道之后,排列第二<sup>[8]</sup>,而陆云龙兄弟在编创小说时,引用最多的也是这两种。

#### (二)陆氏小说借邸报以纪实,炫耀真实性

陆云龙兄弟把邸报所载史料视为书中精华,鼓吹材料可靠。如上所述,陆云龙在创作《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时看过的邸报“不下丈许”,书中内容都是如实记录,“非敢妄意点缀”<sup>[9]3</sup>。由于抄录了大量邸报中的材料,陆云龙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说》中希望读者把他们的小说视为“信书”,不可同于“稗官野说”<sup>[9]1</sup>;《辽海丹忠录·序》中则强调所记是“事事宁核而不诞”的“实事”<sup>[10]1</sup>。而作为下层文

人的小说家陆人龙在《辽海丹忠录》第一回小序中俨然以“史臣”自我要求<sup>[10]</sup><sup>1</sup>,不仅大事纪年,确凿可考;空间环境的描写,也因严格实录,经得起推敲。世情话本小说《型世言》也把焦点对准了当时社会万象,因广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而被今人称道:“从史学角度看,《型世言》作为一部拟话本小说在单纯展现晚明社会现实的真实性、全面性、丰富性上确非明末其它拟话本小说所能及,较之“三言二拍”也略胜一筹,使它本身具有了除文学研究外更丰富的研究价值。”<sup>[11]</sup>

不过,“收之桑榆,失之东隅”,陆云龙兄弟的小说虽具有史学价值,但另一方面其摘录邸报的同时也造成了其文学价值的丧失。陆氏从邸报中抄录史料并连缀成书,没有以为不妥,反而强调其“不学《水浒》”之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不效《西游》”之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小说环境,“不习《金瓶梅》”关注男女横流情欲,“不祖《三国》”的心智机诈。<sup>[9]</sup><sup>3</sup>邸报中的史料是其高调宣传自己作品的重点,可以入史。这其实是受着汉代以来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君子弗为观念的影响所致。陆氏小说以堆积史料为能事,没有追求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契合,更不用说积极匠心虚构。小说中录入大量诏书、章奏、檄文、函牍作品,由于邸报中的圣旨奏章比较完备,这固然使其小说可考可信,有些材料的确起到了有补于正史的作用。如杨涟参劾魏忠贤罪状的奏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所记比《明史》还要详细。但陆氏小说以堆砌史料为要务,就偏离了塑造血肉丰满人物形象、组织营构故事布局等小说最为本质的核心。陆氏小说语言也是半文半白,文俚混杂,可读性较差。“低质量的辗转抄录,难出精品”,书商借助报纸拼凑小说牟利这种现象在晚清时期又重演。<sup>[12]</sup>

## 二、逐利刊刻

陆氏兄弟是书坊主,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其小说编创刊刻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陆氏兄弟参与小说编创、评点、刊刻全过程,他们既负责生产,又监管流通销售,而这些活动的出发点就是为满足消费者需求,追求最大化的商业利润。即便同时期那些出色的小说家也不能免俗,如冯梦龙坦言其编创“三言”是“应贾人之请”,而其推动书商刊刻《金瓶梅词话》

是最明显谋利的例子;湖州凌濛初承认其编创“二拍”是由于尚友堂主人羡慕“三言”畅销营利,希望模仿“三言”刻书渔利而发出的邀请。陆氏兄弟作为书坊主亲自动手编创,原因可能是未能雇到合适文人刊刻,甚至可能是书坊规模小,雇不起他人创作而只好自己操刀。当然,他们自己操笔比雇人创作更随意、更快捷,而且更能够及时、快速地占领市场。

陆云龙兄弟有着精明的商业意识,这在他们的小小说从选材编创到刊刻包装销售整个过程中都有充分体现。首先,他们从邸报中选择“热门”题材,这一方面满足了下层文人虽不居庙堂之高,也有机会指点朝政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他们预见到魏忠贤专权、辽东战事这些朝野关注的时政大事为题材的小说一旦付梓,就会洛阳纸贵,销路火爆。其次,陆氏的小说属文学快餐,为了畅销,就应快速占有市场,也就是说作品必须缩短生产周期。陆氏兄弟快速成书,就是为了满足读者先睹为快的需求,以拥有更多的消费者。《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都在数月之内就能问世,即便与印刷排版技术非常发达的现今社会相比也算是快捷的了。仓促成书也就难出精品,《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辽海丹忠录》两书中,大篇幅拼接奏章及诏书原文的地方比比皆是,小说体例杂糅,笔法粗糙,艺术成就很低。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推广宣传他们的作品,陆云龙兄弟还采取了两种促销手段。

### (一)书中都附有多幅刊刻精致的版画

尽管陆氏小说刊刻不精,讹脱衍倒常见,艺术成就平庸,但他们所编创的小说中都有多幅较为精致的版画。笔者统计,《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禅真后史》各有插图四十余幅。据陈庆浩考证,《型世言》四十回至少有插图八十幅。明朝中晚期,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版画的技术也达到了最高峰”<sup>[13]</sup>。书中版画注意人物面部细微表情,刀法工细。这些版画可能具有补充阐释文本的作用,如《禅真逸史·凡例》称该书插图用途:“辞所不到,图绘之。”图画可以比言辞更细致,这评价有些浮夸。但是对那些识字不多的读者,的确可借助生动形象的图画来欣赏、理解小说的故事。正如研究者所言:“伴随着图书印刷的发展,插图也逐步进入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书籍插图的内容、形式、制作手段、创造

手法都到达历史的制高点。”<sup>[14]</sup>不管是插图的手法精美,还是印刷技术的提高,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商业利益,这也是陆氏兄弟等书坊主刊刻版画的根本目的。

## (二)借助序跋和评点进行广告推销

序跋与评点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以序、夹批、眉批、回评等形式在小说中附之刊行。书商刊印小说时多请所谓名士评点,撰写序跋,找不到名人时甚至可以作伪,如叶昼托名李贽评《三国志演义》,也有的是书坊主本人为作品做广告、创销路。《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型世言》中评点者都为陆云龙,但为了避免读者“审美”疲劳,却变幻出众多评点者。序跋、评点是研究文本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文学批评的价值,也成了文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书中的序跋、评点写作根本原因并不是出于对作品的激赏,只是为了作品的畅销。陆云龙一方面大肆鼓吹《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信一代之耳目”,“一代信书”,强调不是出于稗官好事者之手。可在小说第一回末的评语中又罔顾史料夹杂文本的事实,说:“人情入理,点缀灵巧,远可以齐《水浒》,近则《金瓶》诸传不足数也。”将此书与明代“四大奇书”相比,毫无惭色,和歧视小说的理念首尾两端。在给其弟陆人龙《辽海丹忠录》所写的序说:“议论发其经纬,好恶一本于大公。”后来满文老档的发现,证明毛文龙尾大不掉,并非陆氏称道的忠臣。这些评点随意夸张,不是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的作品,具有了商品广告词噱头色彩。

## 三、创新经营

陆云龙兄弟以编创刊刻评点为谋生职业,他们的书坊峥霄馆经营运作也有其创新之处,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营销方式。

### (一)陆氏峥霄馆用征文来约稿

陆氏书坊遵循商业规律,其刊刻的多为面向市民阶层的畅销书籍。他们在刊刻之前,要做刊印书目的优选。但是畅销书的材料是有限的,书坊众多,竞争激烈,就出现了“宋元旧种,亦被搜刮殆尽”,“取古今杂碎事”也困难的稿荒现象。有的书商因此闭门独创,李渔就是典型;有的甚至是抄袭、盗版。

陆氏峥霄馆解决稿荒的办法则是采用征文约稿。现在发现的陆氏峥霄馆的征文启事有两则,第一则附在刊于崇祯四年(1631年)的《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中:

……一征玉堂诰敕;一征经世奏议;一征大匠诗文;一征明公启札;一征名贤行实;一征宇内异闻。惠我者邮掷武林花市峥霄馆陆君翼家。

第二则附在刊于崇祯六年(1633年)的《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中:

……一、刊《行笈别集》,征名公新剧、骚人时曲;一、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

对比两则征文启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则启事中所征的“宇内异闻”很可能就是用于刊刻于崇祯五年(1632年)的《型世言》,而第二则启事表明《型世言》问世后,销路尚可,陆氏还准备刊刻《型世言二集》,不知何故,未能刊出或者已经佚失。

陆云龙兄弟的峥霄馆规模不大,用征文的方式来约稿、组稿显然要比雇人写作成本低,风险小,操作灵活,可使家庭书坊在商业经济浪潮竞争中从容应对,生存更久。这两则启事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征文,虽然现在还无法断言这种征文组稿方式是陆氏兄弟首创,但这在当时肯定是新鲜事物。相对于几百年后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征文,我们不得不称道陆氏兄弟商业运作的精明。

### (二)陆氏兄弟的书坊是跨地域的连锁经营

陆云龙为刊书频繁地来往于杭州、南京之间。据陆云龙给其外甥写的《沈甥豫钟圻志铭》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序,陆云龙在崇祯元年(1628年)至少往返南京杭州两次,他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所写的序评落款或为南京,或为杭州到南京途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于此年刊印,陆云龙频繁“以事走金陵”应是忙于此书刊印。《明文归》卷十八许士柔《梨云馆初集·序》末评也留下了陆氏在南京忙于寻书刊书的记录:“予在白下几失之。”这证明陆云龙在南京期间搜寻佳文,而《梨云馆初集·序》这篇文章是他在南京找到的。另外,据《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征文启事末题:“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

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征文接收地之一为陆氏的家乡杭州,另一地点则为南京,收启人是林季芳和汪复初,林氏和汪氏无疑是陆云龙的刻书合作者。《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的一个评选人何伟然也在南京,他为前书写序落款是“书于金陵客园之问西阁”。林季芳不可考知,而汪复初与何伟然两人是明末南京著名书坊主。陆云龙和他们也许开始是科场上的考友,结社酬和,切磋时文,后来又同为落第文人,惺惺相惜,结成生意场上的伙伴。他们跨区域的生意合作可使其充分利用资源,拥有更多的市场。在通讯、交通非常落后的四百年前,陆氏兄弟书坊的跨地域连锁经营让人感到惊诧。陆氏崢霄馆跨地域经营刊刻是中国出版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这也是陆云龙刊刻的书籍被江苏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比陆云龙家乡浙江省图书馆反而还多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明代中晚期的江南,随着商业的进一步繁盛,通俗小说已成为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像陆云龙兄弟这样的书坊主在小说编创传播过程中往往扮演着两种角色:小说编创中,其常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匡世济民的说教者,其抄录邸报,把小说标榜为有助于社稷的正史;但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陆氏兄弟却是洞彻市场行情,注重选材、包装、连锁营销的明文书商,在他们的编创刊刻活动中,射利动机比“补世”心态恐怕更为重要。

#### [参考文献]

- [1]冯保善.论明清江南世情小说出版的小说史意义[J].明清小说研究,2015(1):83-97.
- [2]顾克勇.清夜钟作者非陆云龙考[J].上海大学学报,2006(4):150-152.
- [3]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0.
- [4]陆敏树.陆蛭庵先生家传[A].清康熙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5]余继登.典故纪闻影印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881.
- [6]吟啸主人.古本小说集成近报丛谭平虏传·风传奴书缚督师[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7]顾克勇.辽海丹忠录的材料来源及编创特色[G]//廖可斌.明代文学论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560-571.
- [8]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47,54.
- [9]陆云龙.古本小说集成魏忠贤小说斥奸书[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0]陆人龙.古本小说集成辽海丹忠录[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1]王群英.型世言中的晚明世相[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23):217-218.
- [12]许军.刘永福系列时事小说的版本演变[J].明清小说研究,2016(1):58-74.
- [13]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雕版印刷源流[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385.
- [14]徐一茗.明清小说插图设计中构图的视觉隐喻研究[J].明清小说研究,2016(1):38-48.

(上接第30页)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英雄主义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在市民意识的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丰富了英雄主义的内涵。

#### [参考文献]

- [1]雄飞馆主人.刊刻英雄谱缘起[M]//丁锡根.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473.
- [2]王望如.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M]//丁锡根.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497.
- [3]胡以存.南、北支水浒故事与《水浒传》成书[J].明清小说研究,2015(3):70-83.

- [4]施耐庵.水浒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2.
- [5]杨大忠.从货币信息看《水浒传》研究中的问题[J].明清小说研究,2016(1):91-104.
- [6]天都外臣.水浒传叙[M]//丁锡根.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462.
- [7]金人瑞.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G]//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50.
- [8]熊明.宋江:反抗道路思考的人格化呈现[J].明清小说研究,2015(4):154-169.